

惠浴宇 ● 著

寫心集



# 写 心 集

惠浴宇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郝盛湖  
孙荣奎  
封面装帧 邹纪华

写心集

惠裕宇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兴隆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1 字数 91,000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26,000

书号 3074·778 定价 1.00 元



惠浴宇，江苏灌南县人。1909年生，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7年去延安。1938年返江苏，参与建立苏中地方党和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工作。解放后，历任中共苏州、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、江苏省委书记兼省长、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等职。现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、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。

1909.10.10



(左)陶 勇 (中)惠浴宇 (右)王治平



(左)惠浴宇 (右)徐步

# 序

陆 定 一

惠浴宇同志的《写心集》，嘱为之序。浴宇同志是同我同时期入党的老党员，不但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，而且他的实际工作经验比我多得多，同干部和群众的联系也比我多得多。他长期做独当一面的工作，能够掌握全局。经过六十年的考验，成绩显著。

我与浴宇同志相识，是在全国解放胜利之后。我们同样经过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虽然“罪名”我比他重一点，实际上他受的摧残比我更厉害，因为我是坐牢，他是被“群众专政”。

我坐单人牢房十三个年头，牢外发生的惨事一概不知道。浴宇同志知道得多。《写心集》令我手不释卷，因为我从这里学到不少知识。

《写心集》是一个老党员对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

怒吼。怒吼之人多矣，《写心集》的特点是用一桩桩具体事实来说话。这里所写的人物，都是浴宇同志所极为熟悉的战友，是真人真事，是有血有肉的。浴宇同志平日言简意赅，但写起来却那么细致。他细心写出每个人的优点，同时又写出每个人的缺点。写他们的行为表现，同时又写他们的内心思想。浴宇同志对他们非常熟悉，对同志爱之深、待之严。浴宇同志对人坦白严谨，可以想见，同志们对他也是敢于坦白严谨的。这种同志之间的关系，是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。

痛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提倡党的道德，这就是浴宇同志所以用“写心”来作书名的缘故吧。

我们中国的革命和建设，只要路线正确，发展起来是很快的。另一方面，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中国党内发生过陈独秀路线、王明路线和“文化大革命”。然而，王明路线和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虽然其势汹汹，中国共产党却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，把它们纠正过来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归根到底，因为中国党有一批好干部，和大批好党员，敢于不怕杀头，坚持原则，向敌人和向错误路线



斗争。老一代共产党员，在革命的时候，不但怕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杀头，还要不怕被王明路线杀头。“今日断头意如何，创业艰难百战多”。我们依靠群众，坚持斗争，终于胜利。特别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整风运动，使我们全党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成为成熟的党。整风之后，四年就取得整个大陆的革命胜利。只要党的路线是正确的，胜利来得多么快！现在是八十年代了。经过了一个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失败将是成功之母。我们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纲领。只是自己队伍里还有“不正之风”这个祸害。如果没有这个祸害，我们的工作要顺利得多。这些刮不正之风的同志清夜扪心，想一想血洒沙场的先烈、躯捐四化的战友，你们这样做，对得起人民、对得起党么？

我推荐大家看看惠浴宇同志的书，这是一本理论联系实际的书。它对于克服不正之风，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造就一代新人，一定会有所裨益。

1985年10月21日 北京

# 目 录

- 序.....陆定一 (1)
- 司令·严师·兄长..... (1)  
——陈毅老总十四年祭
- 刀丛出入历艰辛.....(30)  
——忆陈总在郭村战斗前后
- 遥祭陶勇寄深情.....(37)
- 追祭王治平.....(53)
- 记铭璜同志.....(71)
- 淮阴就是他的故乡.....(83)  
——记孙振华同志在淮阴十二年
- 壮士王范.....(97)
- 再忆徐步.....(108)
- 缅怀李楚.....(124)

魂兮归来·····	(132)
——祭朱庆云大夫和他的同事们	
难忘的一课·····	(147)
——追忆刘培善苏进贤同志	
大江英魂·····	(157)
——记韦一平同志	
悼念周山同志·····	(172)
怀念张光中·····	(176)
——读《缅怀张光中同志》	
青春壮烈·····	(179)
——纪念小惠侄	
记我的长兄与四弟·····	(182)
记江高宝行署警卫连的烈士们·····	(196)
后记·····	(203)

## 司令·严师·兄长

——陈毅老总十四年祭

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，陈毅老总逝世了。连日来，我茶饭不进，辗转难眠。哀乐在我心头萦绕，悲愤在我周身燃烧。往事历历，肝肠寸断。呜咽声声思陈总，思罢又号啕……看管我的解放军战士以为出了事，推门进来了，问：“你哭什么？”我答：“家里死了人。”他递给我一张《人民日报》，掩门走了。泪眼模糊地看报，陈总灵前，忠奸并立、人鬼混杂，丑类们掩饰不住的趾高气扬，尤使我恨之切齿。我哭，我骂，我拍案而起，我捶胸顿足，忘记了窗外还是一片魔魔的世界。我愿白虹贯日，天发五雷，把句容县囚禁我们的小监狱击成齑粉，这样，我的游魂还可以到陈总灵前站上一站。几十

年了，陈总始终是最崇敬的人。我不仅是他麾下  
的一个兵，他永远是我的恩师，是我做人的楷  
模。世道之坏，谗言蔽明，邪曲害公，天理不容。陈  
总这样雄才伟略、正道直行的开国元勋，竟被一批  
权诈屑小暗害，我还……我举目抬望，日，是冷冰  
冰的日；天，是冷冰冰的天。窗外仍是天寒地冻的  
严冬……

人终有一死。我本可能死在陈总前头。如果  
真是那样，也许倒是一种幸运。至少，我还可以去  
奈何桥头迎候他，象当年在扬子江北岸迎候他那  
样。我因癌症动了手术，本来也只是存着一线生  
的希望。一九六四年，我到北京去治病，一天凌  
晨，忽然有电话通知我不要出门，说有中央首长来  
看我。我进京未报告中央，谁会来呢？电话放下  
不久，陈总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进来了，一见面就  
责备我：“你这个惠浴宇，来治病为什么保密，不  
给我打个招呼呢？我还是在上海听说的。”我不好  
意思地说：“陈总，您太忙了，我怎能惊动你？”他  
要我撩起衣服，轻轻地抚摸我身上的刀疤，心情沉  
重地说：“你呀你，怎么生了这么个绝症！多年战友了，

我再忙，也得来看你嘛！”他仔细垂问了我的病情和治疗情况，要安排我搬到钓鱼台去住，我婉言辞谢了。他又说：“你五十多岁了，治不好，也够本了！索性这样想，反而能安下心来治病。需要我办点什么事，打个电话来，只要我这个副总理办得到的事，我无不尽力。”他的警卫一再催他回去吃早饭，他却在一再叮嘱我，要拿出当年打仗的劲头来……思想要开朗……陈总给我注入了战胜病魔的强大力量。我侥幸活下来了，难道是为了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害死吗？他病重的消息早就不胫而走，我却连表达一下慰问的机会都没有，更不用说效犬马之劳了。人生之哀，有大于此么？陈总去了，竟然还被四人帮这伙奸贼装腔作势地亵渎！愤怒出诗，我这个从不写诗的人，不胜愤慨地写下了两句话：

残害忠良罪非浅，  
活象孔明哭周郎。

幸而毛泽东同志赶来参加了陈总的追悼会，传闻还对四人帮发了火。陈总的英灵，该是能有所慰藉了罢。天日昭昭，公理长青。陈总在逝世

前看到了林彪的粉身碎骨，是直追到黄泉路上与林彪厮拼决战去了吧？善报恶报，留下我们在世上，是为了让我们亲眼看到恶人的恶报吧？

十四年了，那帮狗男女早已受到了历史的严惩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对着陈总大声诉说，一次又一次地提起笔来，也曾写了若干关于陈总的文字，却总是难以表达我对陈总的感情于万一，更难以勾画陈总的伟大形象于万一。绵绵哀思，象扬子江的春水秋汛，年年汹涌无尽期。我只能昨日记下昨日所想，今日再写下今日所忆。虽则我知道，对于陈总，或许我永远也难以写得尽情尽意，但在我有生之年，我总要点点滴滴地说下去，陆陆续续地写下去……

一九三八年初秋，溧阳竹箠桥附近的茅草房里，一大早我就在坐着发呆。说实话，头天晚上我也没睡踏实。抗战前我坐了多年牢，出狱后进延安抗大学习了几个月，就经新四军军部分配到一支队来了。面对江南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，过去地下斗争狱中斗争的那一套显然是用不上了。我适合干什么呢？完全没有数。听说陈毅

同志要亲自接见我，并分配我的工作，我的心里直打鼓。红军时期陈毅就是战功卓著的将领，又是新四军的创建者之一，党内军内，威望如山，据说还很严厉。他会对我这个学生兵说什么呢？会分配我做什么呢？我可是什么也不会呀！

我正忧心忡忡，一位披黄呢大衣的同志走进来，他面庞黑红，眉宇间英气逼人。我以为是领我去见陈毅同志的首长，连忙站了起来。他笑眯眯地问：“你是惠浴宇……我是陈毅。”慌得我连忙站起来，又想找凳子又想敬礼，不知先干哪一桩好。他拉我在床边坐下，亲切地聊起来。三言两语，我的紧张拘束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和蔼睿智的目光，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。他听出我的苏北口音，高兴地笑了，说：“苏北人好！”我也不知好什么，就跟着他傻笑。他严肃起来：“就派你过江北去，和韩德勤做个对头！”我当他是说笑话，应声道：“好，我就送去给韩德勤抓。”他摇摇头：“不是他抓你，也不用你抓他，挤走他这个顽固派，我们好在苏北抗日。”我看他越说越当真，就急了，冲口而出：“韩德勤自称有雄兵十万，我有什么本事



能搞得过他？单人独马，不是去送死吗？”刚说完，我就感到冒昧，初次见面，就在首长面前说这种泄气话，他不会把我看成孬种吧？

我们几个新来的拥着陈毅同志走到屋外，围坐在他身边。十月小阳春，煦风拂面，陈总侃侃而谈，从党中央“向敌后发展”的指示精神，谈到新四军开辟苏中的战略前景……我意识到这些都是事关绝密的军机大政，不由得感激他对我们这些初相识的学生兵的信任。他率孤军深入敌伪统治中心的江南敌后，肩负着东南半壁河山，而今却在从从容容地和我们议论风生。他自己掏钱叫人去买了半筐烘山芋，说：“今天我请客，欢迎你们来敌后抗日。”大家就这么一边剥山芋一边谈下去，一直到日头偏西。次日，他又把我召去继续谈了大半天，具体地了解苏北的各种情况，分析苏北抗战局势，布置建党工作。他鼓励我：“你们去苏北关系多、风情熟，便于开展统战工作，你有特殊的便利，大有可为！当然，不是叫你马上过江，也不是单人独马。来了，先熟悉情况，学一点行军打仗的知识……”